

都

公

譚

纂

都公譚纂卷下

門人陸采編次

正統間北京忠勇前衛百戶楊安以病死其妻岳氏美色有一校尉欲犯之不從因誣岳氏與婿丘永通謀欲殺夫與隣婦郝氏召術士沈榮書符焚湯中飲之以致夫死上其事於官岳氏郝氏并丘永沈榮皆被逮繫獄刑部都察院覆審皆如初擬轉送大理寺時左少卿薛瑄掌寺事以岳氏前後欲辭不同屢較之都御史王文以嘗官大理意頗弗懌評

事張祝援宣德年間事例獄有疑不決者取
旨定奪瑄等具奏以有聞有旨著都察院老
成御史一員體訪得寔來說御史潘洪據岳
氏四鄰反醫人供詞係百戶楊安馮廝絲半
年死其召術士沈榮安因家不寧身日操練
令妻岳氏偕隣婦郝氏請至並無謀害等情
覆奏得旨既自寃枉都饒了罷原問官好生
不用心罰俸三月刑部奏係都察院四川道
問御史罰俸六如刑部遂奏連錦衣衛上憲
皆宥之錦衣衛指揮馬順自漸召旗校等鞭

之校尉銜潘御史遂訐御史潘洪奏事詐不
以憲洪發充大同威遠衛軍岳氏獄事着多
官午門外問岳氏等四人不勝拷訊即將誣
照次日薛瑄張祝與右七卿預惟敬賀祖嗣
寺副費敬周現等皆被拷問王文命鞭瑄為
瑄而直乃奏衛士沈榮原係蘓州府常熟縣
人而預惟敬寺丞仰瞻周現張祝等皆蘓州
人顯有情弊上命錦衣衛隔別打問時仰瞻
捕蝗淮上周寺副被馬順窘辱不得已辭遂
連膽一提解回亦是誣服刑部定罪岳氏丘

承凌遲處死郝氏沈崇絞罪薛瑄秋後處決
仰瞻軍與潘岳同衛願惟敬以下咸降官三
級未幾薛瑄以讞獄官奏稱其寃發原籍為
民景泰初復起為南京大理丞轉北京少卿
英宗復位進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閣王文之誅瑄傳旨四月也瑄入閣四月即
懇致仕

景泰間廣寧伯劉安守大同郭登為叅將時英
宗在虜廷一日虜人擁之至大同城下安與
登計登曰虜人之來情未可測不若拒之安

不從乃繼城而下謁見英宗言虜人別無志
但欲多得財貨耳安返檢庫藏及民間得金
帛鉅萬明日下城悉以勞虜人復密奏英宗
欲開轅門誘虜人入因而奪駕英宗曰虜人
狡獪不可當此計一泄禍必反我矣計遂寢
虜人得金帛復擁駕去安即日具奏朝廷似
有怒意取安曰南京而以登代之後英宗獲
辟登禍幾至不測時徐有貞當國與登有交
字之好為力爭上前獲免然登亦自是解兵
杖矣安遂召還北京上一日罷朝御文華殿

宣安至首言大同事慰勞再三凡昔所費悉
倍賜之而安之寵遇日隆矣未幾兵部尚書
陳汝言以職敗事連登遂充肅州軍上崩登
乃復舊爵

天順初英宗以徐有貞有復辟功進爵武功伯
獨任机密極蒙眷愛有貞為人頗隘為石亨
等所忌會監察御史楊瑄巡撫河南田奏宦
官曹吉祥與亨強占民田等事上欲窮治瑄
有貞固爭之已而御史張鵬復奏亨：疑有
貞之為乃陰結吉祥密言于上御史奏事不

宣皆有貞使之。上命錦衣衛鞠問誰所使。令
璫等對都御史耿九疇鞠問官承上旨。兩御
史不勝拷訊。辭遂逆。有貞有貞與九疇皆降
官。而有貞為廣西叅政。璫等皆發充軍。然亨
心欲害有貞。乃潛使人進匿名本。上覽之大
怒。命逆有貞至京。下錦衣衛獄。幾有不測之
命。適承天門災。遂安置金嶺。為民反曹石事
敗。上感悟。一日問呂原等。餘有貞安在。原言
見為民金嶺。不勝困悴。望陛下哀憐之。今奉
州為民。上由是特召有貞。使還。曰。望後上復

用有貞西為李賢所沮最沒閣下缺人出自
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貞來用勅具未下
而上崩矣有貞家居四年純皇帝即位詔復
其章服間居八年七月以疾終年五十六有
六

馮胤績為錦衣衛指揮時徐武功李文達當國
叔寵赫然胤績圖大用乃繪二公像縣之書
室晨夕執禮甚恭或以言於徐公：恠之且
曰胤績乃狂生大用必僨事未幾李公荐為
叅將守邊一日胡人有收馬城下者胤績輕

勒兵赴之已而胡人大至胤績兵寡仍無援者腦中流矢而死以是服徐公之知人也

正統丁丑劉草隱先生買舟上京途次晚泊其子宗序登岸散步見人家畜一牛而五足其一足生於額蹄又向上宗序言於先生先生始信徃視之果然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則尤賤者今反居上得非有小人之變乎後二年王振致北狩之禍

俞司寇父仲良素寬厚長者嘗一日自外歸見有偷兒方竊其家堂前錫燈檠仲良迴避俟

其袖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
久不堪用吾已與錫工新之也後竟復買終
不令家人知之又嘗一日宴客有貧者飲
畢袖其銀杯其妻屏後見之呼仲良入告以
故令檢之仲良笑曰酒器夜來吾已磨其一
汝何視之誤耶

俞公士悅由進士歷官至太子太保兼刑部尚
書貴顯無比一日有相士至門公遣微服相
士見之不以公為貴人既退人謂之曰子善
相托不識俞尚書耶其人弗信翌日往熟視

公見其顛大聲曰貴在是夫人皆笑其妄公獨以為然蓋公初生一月顛患疔脫去顛骨母夫人甚憂之一夕夢神人謂曰兒後大貴吾為易其顛骨耳此與周益公易鬚揚誠齋易腦骨事甚類也

陸恭政孟昭為人豁達大度嘗有同門友姓某者家貧無依行乞於市公致仕歸一日送客出門適其人立門側求乞守門者叱之公曰勿叱也引入中庭命與之食公熟視良久入語夫人曰吾親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豈

即其人耶遂令人問之丐者具道姓名乃真
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至此乎
相見晚矣即延之坐與共夜飯：畢具浴盥
命家人取衣一襲與之易服留止十餘日其
人感謝辭去公親送之至一小室請其人入
曰吾已為子置此但安居可也室中器用靡
一不備又遺米十石白銀十兩曰聊為生植
之資毋浪費也其人感刻入骨

叅政吳公惠正統間為行人與舒給事使占城
海中遙見青山一抹時風浪大作頃之忽至

其下蓋瑯琊山也其山稜利如劍鋒下白骨
無數鬼神出沒烟霧中舒給事分必死慟哭
公顏色自若作文祭神投洋中風息得過公
有詩云巨浪摧山嶽別嶺黑波涵月撼危牆
則其險可知矣

陳都憲有戒俞司寇仕朝同為郡學生而居亦
相迹嘗偕往學中時天尚未明學前有小民
早起聞隸卒前呵之聲以為貴人節至啟門
視之寂無所見惟見二公談笑而來其人心
頗異之後二公皆仕至極品豈叔福之人雖

鬼神亦預知畏而為之避焉

城西陳生以煎銀為業嘗有商人就生家煎銀
生以假銀誘之商年少勿之悟也既而持歸
其父知之怒其商人無以自明即經死未幾
其母以子故悲憤而死父曰妻子既生也吾
何獨生於是亦就經焉後陳生在家忽白日
震雷一聲出陳於戶首與四體皆已斫去其
家悉被雷火所焚殆及百餘家

郡人李茂少失怙恃叔伯順撫之成人茂為於
孝敬一日伯順病將死藥不能療茂操刀入

室剖心肉如小指大用香灰封其瘡乃以心
肉和猪鬃^鬃煮之進於伯順伯順食之甘美疾
遂愈茂亦無恙

滁

州別侍郎清少為州學生書過日成誦嗜酒

賦詩七好滑稽嘗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
公略不之顧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曰天將
曉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爭非肉的你
精吾肥乎殺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入
見了微々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
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下曾見大餓^餓等

既而醉臥忘之明旦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
諸生責之曰獨奇劉公不責也後劉公官京
師三品與大臣上疏言事左遷四川叅政乃
作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臺閣諸公盡左遷
獨有風流老叅政滿船簫鼓下西川其風致
可想也

景泰甲戌會試商閣老為考試官取中門人九
人有潛榜字於礼者部門者云天下解元俱
下第翰林高第盡登科時昆陵胡忠安公為
大宗伯知之遂付一笑又軒公鯢為刑部尚

時儉甚每部中
午食止豆腐一
乾塊嘗有為

詩一律置於公
之座上其一聯
云終日公堂

殮豆腐長甯私
室倒金尊公見
之曰此必諸

司官所為然無
如之何也宋按野公言行錄也

三山游擊字文固嘗仕寧王府教授王雅重之

然性剛介少容
竟坐事落職流
寓荊州日惟

賣文為生求之
者甚衆每有所
作輒援筆立

就未嘗起草自
巡撫大臣以下
皆私貌之武

昌府瑤校尹君
與文固交為予
年言文固年

百十餘歲頭不
童齒下鬆步履
輕健如飛壯

者或不逮云

四明儒士胡弘任之精卜筮之術尤善測字嘗
一日逢行有二舉子將赴鄉試以識胡拉而
問之胡曰二君一有阻一中選皆以為不然
後一人果以父喪不得入試一人果以是年
領荐或問之柰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
水與立泣字也吾是以知有哭泣之感次人
問時偶人立其旁立旁有人位字也吾是以
知其必中

評語之評

此評政平非

真六者京師人瞽目善說評語而家甚貧則其

隣某翁嘗往來河南罄告以貧故欲與偕往
翁諾之一夕與真出西化門外以一驢共乘
戒之勿言耳畔惟聞風聲久之聞雞號翁呼
真下驢則河南某府也真以河南去京師若
千里非一夕可達心大駭然以翁戒終不敢
言居半月為人說評話獲布五十疋大喜過
望翁乃買驢自乘命真乘驢尾之復一夕而
歸真以翁多術心生艷慕抵家曳翁衣曰翁
必教我否則吾持聞之官翁曰此縮地法也
汝不可學不得已以卜筮授之真大精其術

後有贖人馬六者亦京師人師事真六人問
其術者曰滿戶外言無不驗天順間有強盜
數人校尉捕之不能得乃問於馬：曰汝急
往山東某地酒肆中同飲者即群盜也校尉
馳往如其言獲盜縛之盜驚問曰吾輩實盜
然已改行將為商何知之神若是願言之死
無悔也校尉曰吾實不知卜者馬六教我耳
群盜大樹之中一人命其家族夜半持刀行
刺馬六床上聞叩門聲亟呼家人曰有人來
殺吾言未畢其人破門而入刺殺之

王驢兒濟寧人也。瞽。雙目為人推磨。每午買燒

酒二樽。留其一。以為夜需。一夕。壺忽罄。然以

酒家欺已。質之。不服。中夜。扃閉。伺焉。聞壺有

聲。起。撫壺。無有矣。遂過空。摸得一狐。沈醉以

破帽入其首。繫之。五鼓。狐醒。呼王求釋。王不

可。乃曰。汝與吾有緣。合以推命。相授。亟釋我。

不汝欺也。釋之。遂成一人。與王談命。數月。窮

其妙。由是以其術名天下。人叩之者。日滿戶。

外景泰中。吾鄉徐武功有貞。以都御史治水

張秋時。王尚書竑亦以都御史督淮上漕運。

二公一日微服過王生令其推命王生聞二
公聲知其非常人遂起延入內坐冬問生年
月日曰貴人也徐公詰之曰吾兩人為商何
貴之有曰公等皆顯官繫金帶切勿弗隱也徐
公大驚復詰曰吾揚州太守王公曰吾湖廣
叅議曰非也其都憲乎皆不應曰二公官至
尚書但徐公之爵較王公尤高惜乎不久王
公能急流勇退耳後王公入兵部不三年即
乞致仕徐公天順初六陞兵部尚書至武功伯未
適年罷皆如王生之言

王昌大者義興山中人也身長七尺膂力絕人
家故農以服田為業然自負其力不畜牛每東
作方與則詳衣往田間躬背犁以耕；或近
田墜，為之動過休耕力無所用時，作戰
慄狀必連拔數樹而浚已他日行之野見有
持鎗逐虎者昌呼謂曰槍幹堅乎取屈之應
手而斷笑曰槍如是乎虎烏能斃哉拔道旁
竹剡其末未及竟而虎至虎張頤將向昌；
即以竹貫其喉更持虎兩足投林薄中則已
僵矣義興山有巨蛇長數丈素為人害昌一

日出樵見炒間蠅營：然心疑其蛇投草視之果巨蛇也即提其尾向空擲之蛇墮地而死又嘗轉運於京道值水軍聞昌之多力也然以其田夫共肆詬侮昌怒舉所載舟櫓木拉之仆水者幾百人衆駭曰彼農固若是耶及抵京同漕者咸以駟駝米輸之因昌獨囊米懸長木負之以行囊多至二十餘步無窘側雖素稱有力人者亦皆以為莫及也

無錫教諭金廷輝名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為江西考官夜閱卷倦甚忽坐眩夢有尊名角書

陸字改卷是
聖字改兩非

生揖於前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願賜
荐曰枚金覺而心異之偶閱一卷文理頗優
疑似之間問及復夢書此未謂其言如初金
意決遂取是卷揭曉拆之乃貴狀元子充時
子充年十六歲耳在草角語其夢蓋不知也
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延僧誦經颺
幡於門時暑天人有負牛皮過之渴甚置牛
皮幡下入野店沽白酒飲忽隱_隱雲_雲四合一霹
靂擊碎幡竿牛皮飛去不知所向農家炒屋
上但見竹釘萬計皆長二三寸滑潤可愛不

可曉也

北京安化門有古窰成化間一貧人偶宿其中
夜深月明如晝有二人携手過言明日當會
順承門外呂先生亦來會貧人竊听之疑其
仙也明旦亞往其處見一人執扇有出塵之
態即曳其裾再拜曰子呂洞賓也願有以教
我其人大驚且行且卻迤邐至天池壇前曰
汝執吾扇吾欲溺指穢中土謂曰汝食之貧
人方感額下肯人與穢物息皆不見惟手中
扇存焉

侍郎孔公韶文言向為廣西按察司回艤舟登

岫江濱其鄰舟有占城人將進虎京師延公

過舟虎置園中毛色炳然有一人能馴虎開

園門以拳入虎口布捧之拳出略無所傷沒

幾戲其足作退縮狀夷人言帝甚惜蹄爪故

又呼其名而問飢否語言莫辨虎為長吼若

求食然公大驚而退又言寧南康之鄱昌時

其地多虎縣有隸卒身長七尺素稱多力嘗

晚回過虎於道其人倉惶上樹虎不若高之

虎怒嗙之幾倒人知不可免過虎飲泉即躍

下與虎抱持良久而絕人往來乃言於虎曰
吾與汝氣力已盡若下見害可長叫三聲吾
即釋汝否則俱死此樹下耳言畢虎果悲號
者三其人隨手縊之低首掉尾而去

陸儀吉言乃父景福知寧波府日天久不雨聞
郡之金井山有金線若能致雲雨遂往禱焉
山去城約五六十里金線在山之第四潭景
福焚香致敬置一小瓮潭側見有物蜿蜒而
入即携之以歸置城隍中果大雨沾足景福
喜甚欲親送其還而憚於遠乃命儀吉與郡

學袁先生者偕行二人舟中觴酌既醉袁先生者善諧謔全線屢為袁所侮儀吉亦乘醉戲寬收蘆出全線視之其身細如燈心而黃色然已殭矣儀吉笑曰龍果若是乎幾欲以手斷之竟惧其龍而止及抵山聞窺中有聲視之則已能動不淺殭矣遂携之上山村三潭見黑雲四起潭中之魚皆跳躍似有迎意全線出瓮漸大如臂已而雷雨交作天昏黑咫尺莫辨皆相顧大驚匍匐而下登舟雷雨益甚舟幾覆二人固聞知所措皆再拜謝罪舟

始克濟

濟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朝廷聞其老嘗召見之賜寶鏹以歸成化丙午余友禮部楊君循吉以使事過其州徵服訪之見士能衣白禪衣坐太_榻床上年可四五十人揚君問其所以致壽士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肉食不畜妻妾不識數不爭氣耳又問其日食幾何曰食一餅及少菜而已

北京劉老者曾往湖廣岳州其地往有殺人者謂之採生過每年閏月人五六成群以

長竹竿挑小筐籃竿上有鉤用以鉤人凡逢
人採使不採獲雖親識遇之亦不能免僧或
婦人尤喜彼地人謂婦人和尚其寸十倍於
男子也有老人教劉生生宿以足故踐泥垢履
其家門限上視之須臾垢去者其家必行此
術蓋鬼為之掃除也急行勿宿又其人採生時
或反被有力所縛每人出銀五十兩謂之買
命錢嘗有一僧野行被採生者六人恚以竿
鉤其衣僧知不免佯謂衆曰吾死固不可逃
但禪衣新授人賜不欲減其德脫下就死何

如衆從之僧素有力甫脫衣即疾揮禪杖擊
倒六人悉縛之六人者求救共出銀三百兩
僧遂釋之持其銀去

肇慶人言其鄉善捕虎者嘗夜持藥箭隱深山
草莽中聚山木燃之有虎與熊偕來熊身魚
三虎時天寒見燃薪皆附之其人潛以箭中
熊喉熊以掌拔箭對虎似有怒意虎伏已而
痛甚即以所燃木擊虎、斃熊二徒之其人
并得二物以歸

宿州民徐某者嘗過其州一山見鵲踞躑草間

近之已不能飛疑為蛇傷取視之有小蛇蟠
草間其臂不覺被噬徐知毒甚即以所佩刀
剗去臂肉如錢急歸以藥果之得無恙無幾
時復往山中見剗去肉大如升心頗怪之刺
以物感毒氣回家即死

金齒山中多猿人家畜牛屢為猿所害每牧時
必繫守之蓋猿見牛即誇其背以掌入牛穀
道盡取其腸胃以出牛痛甚犇猿坐自若竟
不肯下牛雖育力無如何也

荊州一僧寺每年七月十三日有僧坐化觀者

如堵布施財物不可勝數。遼御史劉清按其地聞之亦往觀。為僧死坐龕中。御史有疑命左右撼之不動。細視之。其釘於榻上。由是僧皆服罪。蓋寺中每養丐者肥美。過是日用計死之以規利耳。

南濠張曉初以授徒為業。老而無子。嘗有舉子挈家將赴南雍。舟泊曉初河下。曉初延之登岼脊會間。其人詢知曉初無子。乃以己女給為女奴。賣於曉初為妾。以供路費。曉初憐其貧。以白金五兩內焉。入夜問其女。則云寔舉

子文^四生曉初驚曰吾士人而取衣冠女為妾
以供^四終費吾不忍也明早急遣還舉子而不
索其銀舉子愧謝而去踰年曉初生子廣東
愈^四憲習是也人以為陰德所致

相城有丐者王姓嘗捺小舟往來乞食每得酒
肉遇佳者別貯一所竹筒中歸以奉母：飲
食^四起為歌^四盡^四飲其心之悅而後已時陳先
生^四繼^四主^四沈氏館日擊其事嘆曰王某真孝子
也

吾鄉沈徵士希明正統初遇僧私慈濟者陝西

人年九十餘言在元居李思齊幕下思齊死
乃削髮為僧書無不讀嘗為徵士請周禮與
易能前知未來事尤精於星命是沙滌先生
再傳盡以其書授徵士且曰今之推命者動
稱子平蓋祖宋末徐彥升非徐子平也子平
名居易五代人與麻衣陳搏同隱華山蓋異
人也沙滌之法較子平為勝徵士亦精其術
然祕其書不肯輕與人推

兵部侍郎李公黃居吳城之東公自為郡學生
至歸老於家每出必於城外上馬遠回望城

門即步未嘗一日易也大理寺丞仰公瞻少
亦為郡學生時夏建中先生為訓導後公每
經其門必為下馬人識之旦暮皆然觀此二
事亦可見前輩謙德

四月十五日相傳為呂純陽誕日吳中福濟觀
每年遇是日設大會游人往來簫鼓不絕觀
主老道士為余言是日必晴雖陰靈亦必開
霽余十數年來驗之果然陸放翁筆記云四
月十九日城都謂之浣花邀頭宴於杜子美
草堂余客蜀數年屢赴此席未嘗不晴蜀人

云雖戴白之老木嘗見浣花日雨也放翁是
說正與此類相似皆非偶然者不可曉也

望信橋織工趙某產子三足二陰一足在左腹
下其一陰生於左股左脇上復有塊如杯髀
一晝夜不死人未覩者黎遂壓殺之

李都御史實四川合江人其鄉有土地祠李微
時經祠前見塑像起立心竊怪之歸以語母
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夢祠旁人云李秀
才過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
吾不免矣李浚復過其祠戲書像背云此人

無札合送鄴都人復夢神泣告曰李秀才今
將送我鄴都煩急求救於其母鄉人徃告母
怒李遂滌之後果至大顯

郡人沈氏兄弟二人其兄嘗一日倚屋柱有所
思忽雷碎其柱半身為雷火所焚視之甚黑
但聞室中若有人云誤矣視其家則已如故
絕無痛楚其弟在城讀書樓上一日震雷碎
其柱其藏書木匣以鉄緣四角盡鏤為汁銅
損與匣中錢六鏤而匣與書俱無恙不可
曉也

石湖農民有管某者其妻通於人謀所以殺之
未果一日與其母詒他事載管於河醉之酒
推墮水中時水淺管救於漁人獲免抵家匆
悟妻之謀也妻見夫歸大驚天晚逆誘其浴
復携沸湯欲因而灌之湯未前忽聞霹靂一
聲其妻已擊死矣

閩門人陸某嘗夜夢卓衣者四人至其家再拜
乞命明旦忽有人持四鰲來饋陸笑曰昨宵
之夢其殆汝耶然吾必欲食汝不能釋也竟
烹食之不二日疽發於背諸藥莫療而死

成化末內官阿丑年少机敏善作教坊雜劇憲
宗每令試技白為戲時汪直勢方赫一丑欲
傾之裝一醉人仆卧於地或呵之曰某官至
醉人不起又曰皇帝駕至卧亦如故後云汪
直至矣醉人倉惶驚起或問之曰汝不畏駕
至而避畏汪直何也曰當今之世吾知有汪
直而已他不知也上悟待直頓哀保固公朱
永治居第私役軍士頗衆丑一日裝兩人於
上前一人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
之曰何為誤八千為六千一人答曰二千在

保國家造房上疑之勿信密令人視之果然
保國惧即日撤工

三原王公為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至吳
應以原文而字改而非有市井無賴乘其醉而罵公於道公見之略
無怒色但送客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
若王公可謂有輔相之量者矣

者字不宜刪

沈石田先生嘗與陳起東會飲於吳太史家時
賀解元恩陳進士策在座先生不善飲南至輒
辭起東云吾有一對君能對之吾當代君歡
先生曰然起東云恩作解元南禮合賀其榮也

其榮
賢字
嘉謨
陳字
先生
應聲
曰蒙
為進
士
賦
當陳
嘉謨
為

左

節御史王越嘗出入大監江直門下又嘗從

汪出化北邊官驟升至威寧伯一日忽作詩

曰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

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白髮有情憐

我老黃花無主為誰開平生報國心如火一

夜而風化作灰未幾汪敗越以附汪故竟削

爵為安陸州民此詩識款僧起宗為予言述

遠紹興某氏寺有老僧年七十餘五十年前

曾手錄此詩起宗親見其藁始知非王所作
蓋好事者嫁之耳

慈谿張御史曷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成化間
知江西沿山縣有寡婦止一子為席所食
訟於張與之期五日未乃齋戒作文祭縣
城隍神大槩言神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
人五日內必驅席伏辜否則毀其廟而更置
之後五日天未明夢有人告曰虎至矣虎至
矣孫驚起佩箭升堂急令啟門忽二虎至俯
伏庭下若有神人守之者張曰吾良民之子

而汝無故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不傷人也退一虎
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張素善
射拔所佩箭三發三中其首尾犹不死命隸
卒亂鞭殺之台婦人婦其虎甫到官凡淫祠
悉為破毀獨鄉慈一祠民祕之獲存後張以
公事經其地夜忽夢神告曰願公恕我無毀
我祠翌日詢於鄉民急毀之神忽降於隣縣
之民某甲曰吾被張知縣毀祠張公陽官且
正人吾不敢近願借片地暫棲吾身張公去
祠可復也汝不送吾五日內必禍及民初不

信不三日果煩懣吐逆神仍降皆羅拜許之
遂為立祠張不知也又有道士善隱形術寓
某觀中淫人婦女不可勝數張一日擒至重
鞭之殊無所苦頃之并其形不見張詰以他
出竟馳觀中縛之而歸裸其身用印於背然
後鞭之隨聲稱寃竟死杖下

西番長耳僧法奴居中國三十年善漢人語丁
酉歲遊吳止札拜寺為予言其生弥西里國
在天方國西五年可達中國去其國一年之
程有藏國把國者地廣千里人長五丈其聲

開一二里日飯盡米一石然膽怯聞金鼓或
砲聲必疾走其小兒亦死餘也長耳禮宗回
田教遊行海上凡數十國其在中国足跡遍
天下約其年幾百歲每三日必食飯一盞鷄鴉
羊田亦皆食之或數日不食亦不飢也後渡
錢塘江覘窺窺溺死

松江有老醫張公壽者神其術然不肯輕售其
術嘗有一婦懷孕將嘗一日誤跌遂悶絕近
公壽治之公壽取頭上鍼使開婦胸當心鍼
之隨產一子公壽命視子果有鍼穴蓋此婦

被跌為子手捧其心故悶絕耳後此子竟曲

一指

嘉定縣八都有農家產一女左股有肉塊甚薄
三日塊破出一女大如鼉眉髮手足悉具出
時尚活未幾與此女同死

湖廣劉長史梁少年在學景泰壬申其兄一女夢
神人告之曰明年秋汝弟中舉名在百十二侯
費宏中狀元汝弟方得進士且語長史皆以為

湖廣薛顯元十八夢心無意明年開科長史
果中首十二名時年十七後應試下第願

憶夢中之言不就教職成化丁未始第進士
榜首采費宏也亦異哉

河南鄆司有王指揮者妻生一子浚縫室生子
病不離體一日召女巫治之巫云所居屋有
厭鎮發之果得木人王疑庶子所為時庶子
居城外莊屋王命西家人縛之回禍至不測
家人勸子串行子以父命不可違遷延至晚
至則城門已閉是日按察司有劄憲副者亦
召此巫亦詭言如王氏發屋復得木人巫
云此必門子所為劉曰門子無怨無德胡為

獻我命搜女巫於其懷得小木甚多即杖殺
之王氏聞之亦悟父子歡然如初

揚州寶應縣有周秀才者年少時其父與聘同
縣張御史女張卒女患顛疾周氏欲罷婚女
家亦許之周生獨不肯曰女之疾吾之命也
且張公已没人將不認吾家耶卒娶之逾一
年生一子女疾已瘥

無錫有金生者嘗有役事至湖廣茶陵州時暑
天經溪澗浴之忽陰中痛及歸痛時作每作
覺其中有物用力出之其物類棗核堅硬如

秋凌每痛必出不久竟死又有周某者蓄一
黑犬甚愛之食必親飼後犬病瘳周恐傷人
穎之屋柱一日飼之被嚙其臂周且痛且怒
乃烹食之食已疾作口_吐出大聲有物如蚯蚓
狀從陰中出痛不可忍諸藥莫療而死

此萬二之宮爐火所致其子既成邊猶用以是
給畜牛馬十計無錯某御史嘗按遼陽友人
知其事勸取其方御史至即坐沈以強盜繫
之獄沈亦免御史曰能予我丹方者貸尔罪
沈謝言無方但先世所遺成藥耳因獻數合

得免御史歸分文少許友亦致富

天順成化間吳有龍狀于者與妻僦居每三五
日一出市薪米而歸；即閉門不治生產人
不之疑也龍後老死隣人於其家得丹盞之
屬始知其有爐火術云

有道者語先君云不生不殺先君遂不畜鷄豕
客至市以供之又云人求道須於功名上開
一開方心死

朱晦翁有乞承帖云欲觀造化之理今歲吳之

道場山

朱晦翁居白鹿洞與白玉蟾善一日登山值雨
有田父舉手指空雨為之不濡門人問曰何
術也翁曰偶然耳他日翁患膝創音劇玉蟾
取水為洗之墮手而脫翁驚再拜曰師何神
哉玉蟾曰偶然耳翁大慚然不終窮其術

翁翁為江西提刑聞唐開府紫虛真人尚在某
山中使人持書乞為弟子且曰能以道相授
者當來不尔不敢見紫虛沒云道不可傳朱
某心下至門人請曰仙師嘗云傳道心擇世
間忘孝之士元晦真儒奈何拒之紫虛曰吾

道貴誠。朱某不誠耳。弟子請其故。曰：朱某陰悅吾道，而陽非之。是謂不誠，不可傳也。

張三丰有遺墨。僕少好道，走四方，無所得。至正某年，過陸龍先生於嵩山，授以真訣，遂而超悟。陸先生，圖南之高弟子也。

三丰去金陵，太祖欲見，不可得。命真人張宇初求之。宇初，俱詣武當山，拜表云：望都差將吏訪於洞府，名山今其表見。本山志。

今世新子奉張仙，其狀紗帽，袂彈者，乃蜀主孟昶像也。初，花蕊夫人得幸於昶，因亡入宋，藝。

祖亦寵之夫人德故主日懸其像室中一日
藝祖入見而問之夫人倉卒對曰此張仙也
奉之宜子由是傳播民間宋按張仙五代人
通曰曰仙翁得道廣西碑刻其像并蘇老泉
讚則又若真有其人者不可曉也

孝宗皇帝山陵嘗有五色雲起於陵上結成詠
鳳飛去聖主返仙不偶然也

予在札曹嘗郊天之前一日與同官露坐忽五
色雲見於日下氤氳鮮翠予急索酒跪飲之
亦平生竒觀也

義門鄭氏藏書最多永樂初進其什之四五今

內閣多有其本徐天聖所藏蓋多出此子教
徐之孫嘗見有義門印記後某子信逸狼藉
予貧不能買也至今惜之

浙江人錢知縣賜絳室許氏臨平人名璠姬善
於詞翰嘗有絕句詩云鵲噪未為喜鴉鳴豈
是凶人間凶吉事不在鳥聲中又有新月詩
云三星明燦爛一仰一鉤金似吾深閨裏春
來夜：心

江西袁御史道為太平知縣時縣有老民家深
山中以羸駝錢物乘之出山中途羸物不肯

行老人無以為計遣一人乘馱而至謂老人
曰汝何之曰往縣前耳其人詒以偕往凡曰汝
老人羸弱若是我驢馴習以代之何如老人
謝焉其人乘羸鞭之疾行老人追不能及失
其所在悔恨欲絕不得已訟於素一命以驢
置廳事後約四日乘素餓驢四日老人至問曰
汝認羸去路乎曰知之逆命隸卒牽驢與老
人抵失羸所縱驢任其所之驢以餓甚且熟
識故道疾奔至家則羸正繫於門吏卒縛其
人見素竟服罪焉

文宗儒宰永嘉縣日有商人糴米倩人擔之其
人出商不意從別道去商踪跡不能得訟於
文：受其訟佯為不理命姑退未幾台倉官
云欲下食名視糧命各鄉里正集脚夫於倉是
日文入命商人立於門倉脚夫一一過日累
獲其人遂服辜

木

瀆士民張玉姓甚孝父雖老好為人解紛一

日為鄉里圓融名訟事與玉議欲得白金數兩

賂公吏則事易平玉初不欲翁往恐拂甚意

乃計所買肴名有疑乃取其一割白布天許裏

不遺傳蘇州地名
作收非
思以原文意字次公非

以與翁：與衆至邑前，業飲酒家，歡呼大醉。失所携物，謂同行者曰：我與兒議，彼不欲吾來，而吾強來，今物已失去，事亦無成，我何面目歸見彼耶？乃留宿邑西精舍。同行者歸，語云：曰：錢帛從來之物，失之則已，何為不歸？復取所留錢葉，以尺布與衆，入城，詒曰：翁，非之物，乃衆相戲，割葷挾而歸，今復携來，勿驚惱也。以錢視翁，以為然，遂與同歸。若此，可謂善孝其親者矣。

陸某，長洲農民也。嘗染風疾，鬚眉盡脫，累藥無

效自以為必死遂辭其家操小舟携一孫自
隨往來江湖間丐食為活嘗晚泊酒家求酒
適有白衣老人惻然憫之曰吾善治此疾即
以鍼刺其兩腋血流如注命以河水沃之須
臾血止復探囊中以紅葉一丸如小指大與
之曰服此至夜半當出大汗可急入水浴之
問其姓曰姓鍾問其所居何地曰黃村某服
其藥至夜半果然時暑天如其言入水浴之
浴畢呼其孫曰吾疾去矣吾疾去矣驚喜不
勝明日操舟還人亦大驚訝某具言其故往

其地謝之則絕無所謂鍾先生者始知為鍾
離仙云或言其嘗救一投水婦人小陰德所
致

弘治六年夏吳中大疫常燕尤甚小民多闕門
死無棺以斂絀：惟墮水中雙鳳李氏一門
死者十二人所存惟婦女小兒然亦皆病臥
同鄉一匠與李氏翁善一日忽李翁至門言
其家人疾死欲棺十二口每口之直酬米二
石煎挽挽債債共欠數人舉尸入棺翁去匠家惟
六棺載之以往入門寂無一人再入中堂見

尸十二卧於地而翁在焉匠大驚欲返棺則
心有疑且念舊交乃尋環玦於翁前祝曰茲
米不知翁死若許取米仍載棺如數言畢擲
之果如祝匠者急回造六棺倩人一、一、斂之
遂載其米以歸浚六無他異

斐鳳鄉居民盛氏家頗富一日所藏錢盡飛入
鄰家盛親見之然無以為計

鄉人朱某居閭門之西夏月嘗夜半啟門就涼
見正北雲際靈一龍頭其大如屋晴光燦然
旁背立一披髮人朱大驚欲仆須臾雲擁不

見朱疑披髮者為真武神以問於予：曰此
司龍之神非真武也

弘治壬子六月浙江定海縣巨室某氏一日忽
血流溝中不至止漸至撒漫頃焉遍所居皆
是定海衛官與知縣聞知皆來聚覘不知何
怪也

白蓮橋有漁人網得一物鰲頭眼如火鮎魚
尾四足如鴨狀類小犬鱗甲悉具漁人以為
奇怪數數百下死復放水而去不知何物
也

滁州魏生嘗夜乘馬過近州山間時已昏黑見
一物如金盞相去甚遠魏疑其為鬼且進且
却既而漸近魏馬不得已以鞭擊之墮地視
之乃一螢也

予嘗過一方士自云嘗游青城山見供佛水盃

乃其大梳核可一升異而扣諸小僧云吾

師採之山後方士俟其歸求然老僧怒其徒

輕言不得已易衣而往初度嶺三四里抵危

磴桐壁而步僧行如飛至一橋窮橋得廣平

石上散臥其下隱隱若聞鷄犬之音崖側隱

卧一桃樹長數十丈枝葉四布花方盛開香
芬異人世崖上有桃都二字大如席道勁可
愛後數年間再遊則其僧已亡矣故道遂塞
也

嘉興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素張良生子病
疹禱於城隍不效擊敗神鼻其妹為王妃忽
鼻痛不可忍復夢城隍訴焦三破鼻事妃曰
吾兄無狀何不痛之而為病我神戲額曰此
人凶惡吾不敢犯妃告於王以十金改塑乃
差謫所謂是怕惡人也可發一笑

鬼仙降筆時有之近余在邨氏頗奇主人請撰
春聯時命改易不厭既退而余語客曰此靈
鬼尔然亦可謂罷軟無為明旦仙至遂書云
今日一字不易予笑曰當因吾言耶月餘在
江陰某氏忽降筆云為我謝都少卿如何考
吾罷軟無為予為拊掌蓋醉中一言鬼亦聞
之其為題清瀆樓絕句云四圍山色繞闌干
六月清風入座寒對此令人發佳句襟期一
片海天寬亦可喜也

正德中予在禮曹安南會試訓導朴直堅舟漂

入廣遂達闕下予遣使事檢其稿得古抄周

易注而借觀中與華異者數十處如盛德大業王矣下無哉字是與人物以前民用是下有以字可格異聞也具見周易考異

兵優有為南戲於京師者門達錦衣奏其以男裝女惑亂風俗英宗親違問之優具陳勸化風俗狀上命解縛而令演之一優前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悅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優於教坊群優恥之駕崩遁歸於吳

陝西秦府有龜鈕印金重凡斤六兩又曰秦王
王之寶蓋太祖特賜秦府他王所無也秦府
又有徑寸珠一重七錢七分一重八錢七分
名太歲彈成化末取入內庭

南昌鐵柱宮晉許真君鎮蛟之所鐵柱在池水中
徑尺餘水退可見昔有人携鑑其上水騰沸
急滅鑑乃已蓋真君與蛟誓鐵柱開花釋之
蛟見火將謂柱開花也池上至今不敢燃燈
宮有真君塑像成化初韓都憲雍總督兩廣
軍務道往南昌入宮塑像者忽墮地韓公驚

愕許殺賊勝為鎮君鑄銅像在廣東獲賊像
遂易焉

南城羅侍郎玘有異質九歲始能言，即知書
十五歲始寐十五以前未嘗一瞑目恒見一
老婦紡緯其床側言既通不復見蓋思媪也
又羅公為士子時游鄉校尊經閣見梯上
一狐皮初亦不怪行數步而取之則已撒去
蓋妖狐所脫也

正德中教坊莊賢素多貲其父卒求志墓於浙
江一主事不能撰托一友為之其間有云君

配某氏有賢德三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為笑

張公元禎居翰林久其門生之子又有出門下者其不敢稱門生而通狀曰門孫家宰馬公文升齒德並尊鄉人以書通者不敢稱鄉尊而曰鄉祖此亦可作對也

錢

山錢秀才兄應後糧長縣令點名兄偶不在

遂易服以代令怒欲鞭之錢以宣告令曰汝

既為秀才吾有一對秀才糧長打糧長不打秀才錢即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令

笑而釋之

華亭之王巷有王姓者居烏一日王出有女方
十餘歲偶於嫂室見一僧長約二尺餘從床
下出牽其衣女推之再四得脫驚告其嫂
曰汝無惧第先入我潛門外如僧出當執之
女如言而入僧果出接女如故女高叫曰和
尚來了嫂進執之真一小僧也但不能語其言似
欲稍脫有頃則變一木塊辨之乃訪車輪心
耳王歸恠而楚之不滅遂以刀碎之視其中
隱有血痕之於水後其家或不舉火則釜

中悉皆灰泥間亦有不潔汗其中如是月餘
乃息

郡人王生自蜀回言嘗見一驢而五蹄其一生
腹下比四蹄稍長人束起之則其行如飛雖
善馬勿逮解其束則一步不行

南京一貴人家慶壽命厨人於羊群中取母羊
將宰為享客之用厨人置刀盆上方盪既至
而失刀所在頗恠之乃盡逐羊尋之唯一羔
跪不肯起視其腹下乃刀也蓋其羔即此羊
之子厨人感悟遂棄其業

有一道士善書符篆人求之者往往有驗膚巷
誌先、生父扣之曰汝符何以能靈道士曰
信手揮將去知他靈不靈先生曰此名言也
大凡人之學術列純熟處已亦不知方見其
妙

成化丁未八月廿九日常熟之李墓人有掘地
得古碑一塊乃唐顧府君墓誌銘其文曰太
和二年十一月八日葬府君於黃卯舊塋祀
也曾祖思緒祖迪父翼府君諱良禪字德光
府君即胄子也性好幽居丘園順德抑強伸

弱非公不開一死將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

五遺疾終于私第有子四人長頌秀次頌明一

次康次芳並哀號泣血氣竭而息恐里巷移

改勒碑為銘詞曰起：丈夫雄：氣色倏忽

遷化幽魂莫測身沒名在嘆之何極

常熟一鄉民因歲歉携其妻將往潯陽依大家

以居附舟至宜興舟人欲圖其妻乃詒夫曰

汝何必往潯陽吾熟此處大家與汝登岸投

可相依昔來取妻詎不省跋涉夫然其言令

婦候舟中與舟子行時天色已暝舟子負木

挽隨行至松林以挽擊其夫仆地意其死矣
回舟謂婦曰而夫已為虎食而今奈何婦大
號哭舟子曰而弗哭我亦有家與尔完聚足
矣婦斗號不已直欲尋其屍舟子仍負挽引
婦同行欲併殺之途中過林莽間有虎躍出
直趨舟子婦奔走宿野寺明日回舟與舟子
伴同至漂陽某家言其故主人不內婦復號
哭暮有豕正徑其旁偶問故婦具言其事里
正曰適在縣見前一男子訴在某處被舟人
謀殺幸而不死豈汝夫耶導婦至邑門夫婦

大哭沒歸常熟

朝鮮入貢必遣六曹參判為正使其官即中國之侍郎別一人曰書傳者蓋糾察參判之官一或失禮必歸奏於王以罪之位卑而权重參判不敢慢也

朝鮮設官名與天曹朝殊故以官通安南則同名故總稱陪臣大頭目而已正德中予在禮曹正使劉德光其翰林李士由狀元及第來見予語之曰德光在道必有紀行之作背出示予德光謙謝明旦與副使御史阮秉和共

作古風一篇律詩三篇以呈詩意大抵歸美
於予語亦有可取者今藏于家

洪武中鄉試主考有儒士或致仕官今惟兩京
翰林官主試其他正聘校官而已鄉試有錄
謂之小錄前必有序文余見三十年前小錄
前後序凡三四篇者今則惟前後二篇同考
官不得作也又嘗見永樂四年登科錄第一
甲在前列者六得刊策今策惟第一甲得刊
永樂十年會試中庸一題刊義二篇今則題
止一篇唯論或二篇耳往時鄉試作戒場如
前

場七篇止

作五篇 亦得中式宣德十年應天府鄉試吾

鄉祝參政顯以減場得高魁今則凡減場者

皆帖出矣

釋氏磬口向上者陽也求人以陽之義鈴口

向下者下者陰也求人於陰之義

僧入定有至數十日古欲其醒不可呼撼當以

小磬向耳旁擊之既甦又當以人乳滴口中

待其腸胃復通然後食以湯粥乃得不死

張士誠初據姑蘇居承天寺佛殿宋慧感夫人

祠在其旁每夜出驚恐士卒卒不安遷居

府治

慈溪揚名父子器為詩敏捷下筆數百言不屬
草一日余與揚君謙同會名父濡毫立成數
律君謙曰君之才敏捷堪奉使外國足以驚
列番人名父曰吾詩不行於中國僅可以驚
番人乎相顧一笑

周文襄公在吳有部民負黃帕直入聽事公異
異而問之曰某孫鐘也借書千字文一本進
呈朝廷乞公引拔公取觀為給驛傳以行反
一乃得旨云孫鐘書法麓俗今再習小楷鐘

失意而歸自後每為人作字必題云欽命并
習小楷孫潼又郡人吳英好作大字往來徐
武功之門武功得罪以黨被逮有司無以入
其罪坐流民配之廣西後赦回自署紙尾曰
欽調廣西民人吳英

上饒妻諒以道學為鄉人所尊禮桑民懌為太
和訓導往謁諒時諒方構室其柱且合抱民
懌目笑曰顏氏陋巷亦有是乎諒色不怡坐
定懌求觀所為文諒出一編民懌覽數篇即
還之曰吾始聞先生名甚重今觀先生之文

散漫無法殆不滿余望也諒佛然曰吾文何
處無法請明言之民懌抵掌笑曰先生過矣
詩文不佳道學問之功已久吾犹意先生能
尊德性也余聞人毀已而怒血氣勃然則所
謂尊德性者又安在言訖趨出諒為之氣沮
陽明王公為刑部主事決囚南畿有陳指揮者
殺十八人繫獄晏賄當道十餘歲不決王公
至首命誅之巡按御史反為立請而王公竟
不從陳臨刑呼曰死而有知必不相舍公笑
曰吾不殺汝十八人之魂當不舍吾汝死何

能為子竟斬於市：人無不嚙稱快陳之父
死於陣而其子又以禦賊失机伏誅三世受
刑亦異事也

前公譚纂卷下終